

彭东明

# 大日子 小日子



彭东明

# 大日子 小日子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大日子·小日子

---

作者：彭东明

责任编辑：潘 峰

装帧设计：唐伟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25千

印张：7.25

插页：6

版次：1992年3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87-2/I·486

定价 3.40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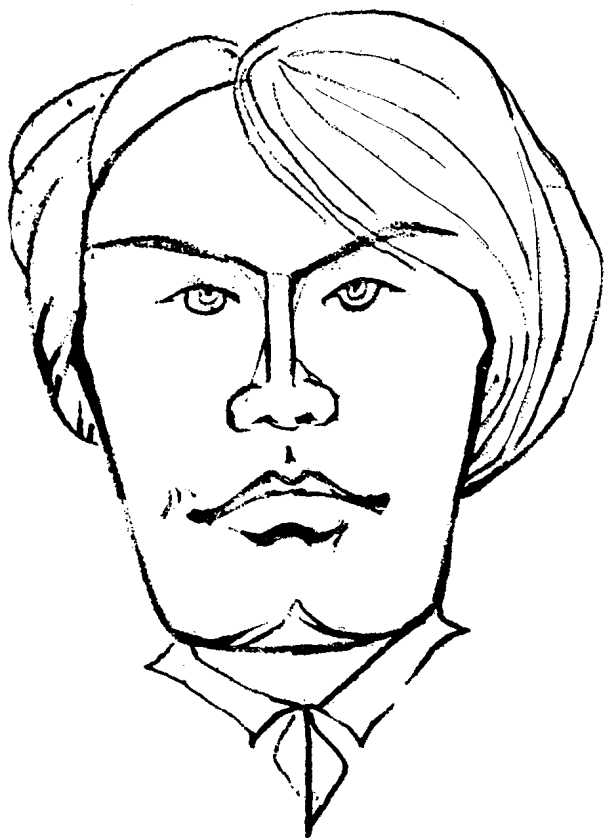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彭东明漫画像

彭见明 作

## 小 传

彭东明，湖南平江县人。文学学士。过苦日子年间，出生在一座寒冷的村庄上。生下我，母亲连呼饿。饿。外祖母苦愁的脸莫可奈何。后来，终煮出一海碗半是粗糠半是米粉的糊糊；一月后，老祖母拄着拐杖，走遍三亲六眷，看谁家愿收养下这孩子。却终是无人愿要。于是我便偎在了老祖母那永恒像春天样和暖的怀里，一日日地过。寂寂坐在屋门前苦楝树下发痴，静静望那默不作语的山，还有田畴上那些脸上沾满泥水和稗草的村妇在摇曳的谷穗间默默直起腰……太阳蒸烤着稻田，永恒地散发出一种青苔与腐草的泥腥气。

十五岁那年，我别了村庄，到县城的文工团去当小演员。四处飘荡，却是一刻也不敢忘却那片无语的村庄。无疑，从不敢对世间浮华有过半丝奢望。也无法抹去额头上那层寒傲的皱折。静静地过，有一口酒伴着秋春足矣。

## 目 录

序·····曾镇南	1
故 乡	9
大日子·小日子	78
深的山	116
冥冥的日子	173

# 序

曾镇南

彭东明是出生于湘南平江县的一位小说作者。在号称湘军、声震文坛的湖南作家群中，他似乎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但是，引人注目与否，有时是不能成为估量作者创作实绩的唯一尺度的。确实有这样的作者：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本着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和激情，很努力地写出了颇有分量、颇具特色的作品，但却因为与世不合、与时不宜而寂寞鲜闻。彭东明的小说之不引人注目，其中大概也有几分是因为不阿世情、不投时好所致吧。

故乡和童年对于每一位真诚的作家的创作，往往有着巨大而绵长的影响。这影响或外烁地表现在作家的取材、立意上，或内潜地渗透入作品的情调、风格中。彭东明出生于著名的平江起义的发生



他，童年又是和老祖母一起在贫寒的山区乡间度过的。革命历史斗争的余烈和故迹，革命老区人民几十年来生活的坚韧和贫穷，便时时在他眼前耳际晃动盘旋；革命老区的历史光荣感和不能尽如人意的老区现实生活的沉重感便一齐在他心中交汇。他的小说创作的材料和激情，就是这样取之于故乡和童年的。

最能体现彭东明的这种创作特征的代表作是《故乡》和《深的山》。《故乡》是纪实体中篇小说。作者采用历史和现实交织、穿插的写法，甚至直接嵌入真人真事，真实感人地展开了他的故乡青云山区悲壮惨烈的历史、苦涩沉重的现实、勤劳坚韧的人民的一幅幅色彩斑驳的图画。这些图画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密实的衔接，而只是散漫的连缀；画面往往在过多的来回跳跃中带上迷蒙感，并不显得清晰鲜明；人物的绘状往往只用略笔而欠精描；这些弱点，使小说缺乏集中紧凑、震人心魂的艺术力量。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耐心一点读下去，小说内里流贯着的作家热爱乡土、热爱乡亲、景仰革命、呼唤改革的感情，却是真挚而浓重的。

作者用一种苦涩中含着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四十年来贫穷得和老娘共一副铺盖的狗牯；描写了一家七条光棍的袁启生的现实窘况；描写了曾经用仅存的粮食、挖来的野菜支援革命、救活红军将士的袁桂花现在的贫寒生活和她柔韧、纯朴的品质；描

写了至今仍在树上搭个窝过着野外生活的吴东癞子……这些被遗忘在深山里陷于停滞的贫穷生活中的乡亲，其实都是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过牺牲和贡献的。著名的喻杰将军正是因为看到了老区人民这种艰辛、贫穷的生存状况才留在青云山不走的。老将军自奉菲薄，为家乡人民修公路、修电站，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他还旧帐，献余热，表现出共产党人质朴无私的本色。喻杰将军的形象，虽然只有几笔简劲的勾勒，但这一形象的屹立，使小说的主题得到升华，使偏于灰暗的生活色调染上希望的光泽。

与《故乡》相比，《深的山》在人物塑造上比较注意集中笔力，着重描写了鹿麻子三公和叔婆的形象。鹿麻子三公有传奇式的革命经历，也犯过为报父仇擅自率队脱离战场的错误，“文革”中被当作逃兵和叛徒受尽折磨，死后才因遗物中保存着梭镖头和红军臂章而得到重修坟墓的礼遇。作者对这样一个经历曲折、命运奇特的老区人物在投注同情之际，似乎也寄寓着某种人生的迷惘。同是出生入死投身革命的伙伴，有的后来是声名赫赫的人物，有的却一生困顿、老死沟壑、无声无息。冥冥中若有命运的巨掌在安排一切，但事实上这里仍然有历史提供的契机与个人的才智、努力两种因素交织的痕迹可供追索，仍然有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性可供沉思。不过探究这一切大约超出了

作家目前可能把握的艺术视野，因此他流露的迷惘并不比在认出余中庭将军就是原来自己手下的黄肿余三时鹿麻子三公感到的迷惘更多一点历史内容和人生意味。

叔婆即王兰嫂的形象虽然笔墨用得不多，但却比鹿麻子三公的形象写得有特点。她在苦难降临时的镇定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刻画得力透纸背的；特别是她带儿媳香秀躲进荒山野林生伢崽那一段描写，把中国农村女性求生存、求繁衍的挣扎和搏战，写得那样从容沉着，有声有色！叔婆两度搭救了鹿麻子三公的命，在鹿麻子三公为人所弃、与世隔绝的晚年残景中，又是她让孙辈在大年夜给他送去荤菜，送去温暖，这种地母般的宽厚和仁慈也是令人难忘的。最后，叔婆为正开整风会的乡干部无偿地送菜送肉的情节，也是令人难忘的。她对乡干部的信赖和怜悯，显示出这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心地，实在是足以使那些只晓得把公家的东西往自己胯裆下扒的人自惭形秽的一面明镜。作者用淡淡的讽刺笔意写出的这个颇有喜剧色彩的结尾，可以说是小说的神来之笔。

《故乡》和《深的山》都用不少篇幅渲染了老区历史上斗争的惨烈，写出了不少杀人和流血的细节，但这些多少有点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并没有什么感人的力量和有益的启示，反而引起读者某种生理上的不适感，这在作者今后的创作中是应该避免的。

作者对这类历史上的残杀，大约只是耳闻，并没有什么亲身的体验，因此写出来便有螺螄不像只像壳之感了。相反，凡是描写到现实生活形态的地方，作者就显露出他冷静的白描手段，不经意中就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故乡》中对那位借肉待客、让床留客、纯朴善良颇想有所作为的村长保佑的描写，《深的山》中对乡干部的整风会的过程和插曲的描写，都是寥寥几笔，便显得神韵十足的好文章。

这大概是与作者多次作为县里干部下乡工作的生活经历有关。在彭东明的小说中，写得最富有生活的气息也最意味情趣的，我认为是《冥冥的日子》。这篇小说着意描写的人物，是因贫穷娶不起婆娘、只得在梦遇狐狸精的幻觉中聊以自慰的三狗，和已经生了五个女娃还硬是对抗计划生育的长贵，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荒唐的风波。但在我看来，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并不在这几位乡民形象的刻画，而在于不经意地写出的樟树洞村村干部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性格心理，在于不经意地写出的一位缺乏农村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下乡干部所受到礼遇、尊重和规劝、调侃。老彭带着村干部们到长贵家去搞计划生育的经过，简直是一幕绝妙的悲喜剧。自喻为“撑不动的土船”的村支书老万，和颜悦色，处处尊重和支持年轻的老彭，但他行事时自有一定之规。他在长贵顽固地拒

绝结扎时也会没得办法地做恶人，但在长贵结扎后居然又用不正当的方法生下伢崽摆酒庆祝时却欣然地去当总管，甚至喊哑了嗓子。在为三狗说亲时，老万略施狡智，就把老彭拉入了一个无伤大雅却极有成效的骗局。这位村支书的略带喜剧色彩的形象，真是写神了。这样的真实形象，让人感到实际的人、人生和概念中的人、人生的区别，几乎就像地球上的山川河海与地图上的颜色、图形、线条的差别一样。小说家在创作中成功或失败之最后的分界，大概就在于懂不懂得、或在多大的程度上懂得这种差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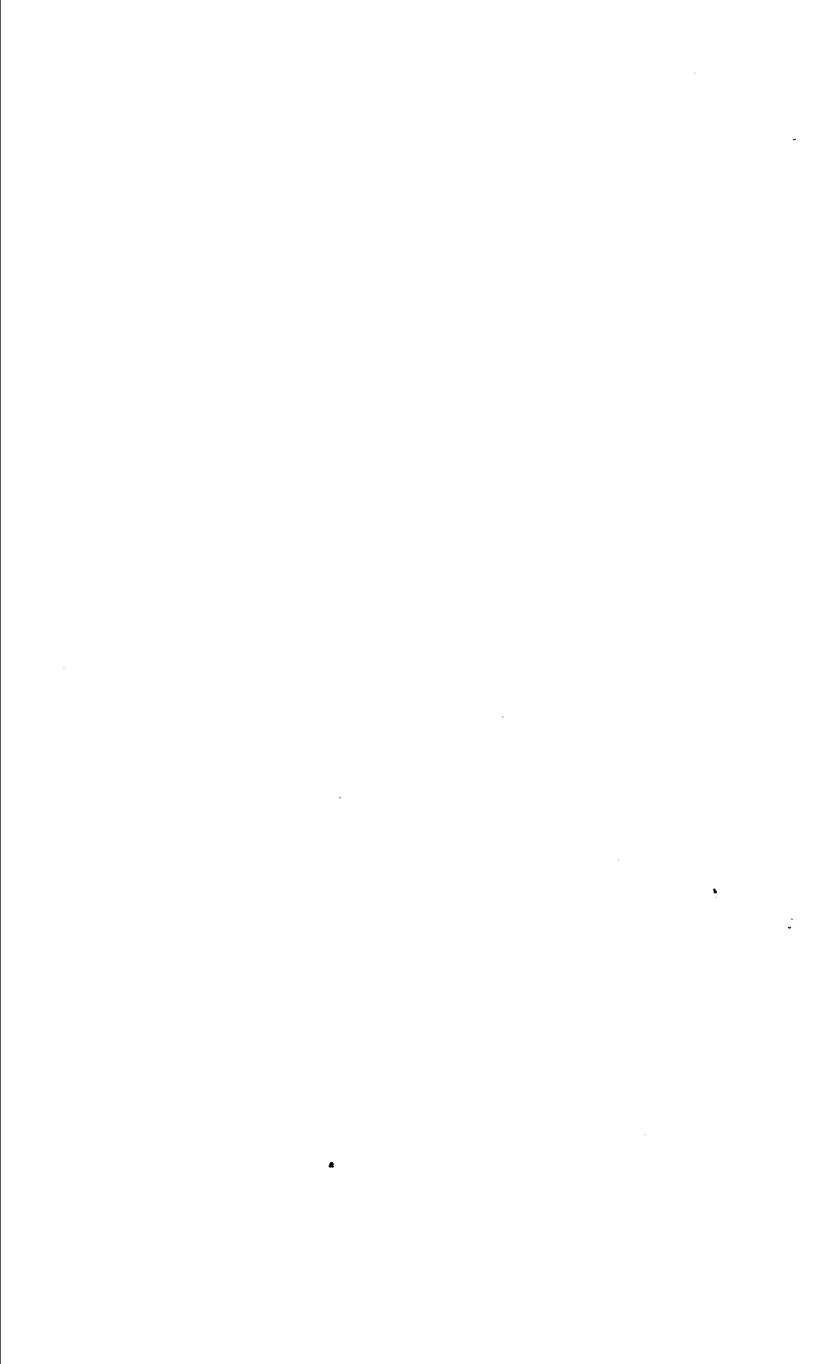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彭东明的小说都着重于写情绪。他的小说都用第一人称叙述，都写得随意松散，相当情绪化，都近似于故乡见闻录或下乡漫记一类的长篇散文。这一创作的基本思路和结构的基本形态使彭东明的小说不乏精彩的白描片段、亲切诙谐的乡民口语和自然真切的感情流露，但也使他的小说显得写法单一，行文枝蔓，有的句式拖沓冗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获得更多的读者。

其实，彭东明是有能力把小说写得凝炼、隽永的。如他的一组总题为《大日子·小日子》的描写山区小县城改革后新的生活花絮的短篇小说，就写得含蓄隽永，短小精悍，娓娓而谈，引人入胜。这组小说，或写小城突然兴起的桌球的兴衰与利弊（《桌球》）；或写传统的小吃“老张干子”的独特风味与现

代的大规模经营的矛盾(《酱皮干子》);或写生意上的竞争怎样使两个亲热的邻居变得冷漠、敌意起来(《生意》);或记一位小城浮浪汉的奇特而曲折的命运(《华侨女婿》);都准确而生动地勾摄了改革开放后明暗纷陈、善恶交织、利弊杂糅、浮沉骤变的小城生活的风俗画和居民的心理略图。这对于彭东明的小说创作而言,不但是展开了一个新的取材领域,新的主题意向,也展开了一种新的艺术思路,新的结构方法。可见,彭东明的创作是存在着向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的。他还有人们目前尚难以论定的潜力。

在二十年代,鲁迅曾这样称许乡土作家台静农,说他“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这位忠实于生活的“地之子”,不阿时好、自有追求的“建塔者”,从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位置。我希望,彭东明能够承继“五四”以来进步作家的余绪,在前辈作家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走下去。这位大山之子,是能够为山乡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变摄下更活泼、更绚丽的影象的;他为乡亲们的命运而歌吟的声音,也会更清亮、更动人、更深沉、更隽永、更充满着希望。

1991年6月17日写毕



## 故 乡

如今还有多少人能记得红军史上曾经有过“红六军团十六师”这样一个建制呢？随着历史的风尘，它早已在人们的记忆里淡远了，逝去了。只有在青云山区，从大人到小孩，时常还念起亲切的名字——红十六师。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师的创始人高咏生师长遇难后，湘鄂赣省委为了纪念这位忠诚的战士，将青云山区这块土地划为咏生县。当然，咏生县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也只是星光一闪。一九四二年皖南事变之后，湘鄂赣省不存在了，咏生县也同样不复存在了。五十多年后，一位从血河火山中滚爬过来的回乡老将军，忆起如烟似水的往事时，那位过早地离他而去了的战友——高咏生又使他热泪盈眶，



夜不成寐。后来，在他的提议下，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青云山区才又改名为咏生乡。

下车后，人们告诉我，翻过前边的那两架山梁，约三十里路，就到咏生乡政府了。连绵的山，全都罩在细雨里，看不清到底有多高。我想反正只有三十里，于是只愣了一下，紧紧鞋带便走。

山边上，雨雾里依稀还能看见个屋场，听见几声狗叫，越往山的深处走，就越见空寂。满山是遮天盖地的灌木丛林，只有谷底里偶尔发出来几声细而脆亮的鸟叫，那声音好像是说“看——见了活鬼”。我干脆站下来听，果然就愈听愈像。乳白的寒雾慢慢从山那边飘过来，浪潮起伏，互相追逐，如同涨潮的海面上的波涛。转眼间，它便没了前边弯弯的石子路。山村是那样神秘莫测。

这山素来有油海之称，漫山遍野生长着青一色的油茶树，一条沟有四十八家油榨坊，一十二条屠凳，年产油量几十万担。可是全烧光了，民国十七年秋，挨户团的剿共大队，一把火从三峰尖烧过来，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四十九天的大火，把漫山油茶树全烧光了。

于是此后五十年的阳光雨水，便白白养育了这漫山遍野的没有多大用处的荆棘丛林。